



日前,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AIGC推优单元荣誉盛典在北京举行,这是百花奖创办64年来首次设立AIGC(人工智能生成内容)影像专属征集通道。经评审,30部作品进入终审,其中24部获得“入围荣誉”,6部作品获得“百花AIGC推优荣誉”。

无独有偶,今年6月,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“AI片场”单元,吸引了7个国家和地区近500名创作者报名;北京国际电影节AIGC电影单元今年已进入第三年,收到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2840部参赛作品,数量较首届增长超6倍。值得关注的是,AI剧集正走进电视大屏,多个卫视平台近期相继出现AI剧集内容。

从专业电影奖项设立AIGC专属通道,到AI(人工智能)剧集从短视频“小屏”走向卫视“大屏”,AI影像创作正加速进入主流视野。这一趋势为创作者开辟了怎样的路径?又对行业评价标准提出了哪些新要求?

技术降低创作门槛,为小团队打开创作入口

AI技术最直观的影响,是极大地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,让过去因成本、技术、人力所限而无法实现的创意成为可能。

在第38届百花奖AIGC推优单元现场,评委、导演唐季礼对此感受颇深。他以获评“最佳短片”的《断鞘》为例谈到,如果按照传统制作模式完成这样一部短片,资金投入压力较大。如今借助AI技术,小团队也有机会完成制作。

《断鞘》这部由两人团队完成的历史战争片,借助AI技术呈现了以往小团队较难独立完成的场景规模。该片导演孙布尔说:“AI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扩展了创作范围。让导演可以从作品真正的需要出发,而不是一开始就囿于成本去删掉想象。”

获评“最佳动画”的作品《壹梦》,其主创团队全部是在读本科生。团队代表张博涵表示,动画创作一直是他们的梦想,但过去常常因成本望而却步。“AI的出现,让我们的梦想有了实现的新方式。”张博涵说。

评委周涤啡也注意到,AI的出现正在改变传统工业流程和人才入口。他透露,其正在推进的项目中,已有在校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参与技术开发。“这意味着,传统影视工业中由经验和资历构筑的门槛,正在被新的技术工具所打破。”周涤啡说。

工具迭代,但“讲好故事”的核心从未改变

当技术门槛被打破,创作的焦点更多地回归到内容本身。多位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强调,工具的变化并未改变影视创作的内核——讲述关于人、关于情感或关于生活的故事。

获评“最佳导演”的作品《失控》的主创代表刘树恒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,他说:“AI确实降低了把画面做出来的门槛,但也从另一个维度提高了对创作者的要求。工具可以帮我们完成镜头,但镜头为什么存在,依然是导演应该思考的问题。”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马平则认为,工具可能让创作者表达的自由度更大,但创作的最终目的依然是“讲述关于人、关于情感或关于生活的内容”。

评委俞白眉用一个比喻来形容AI与电影行业的关系:“AI像牛奶倒进了水,它是分子和分子的结合,而不是一杯牛奶替代了一杯水。”在他看来,AI不是简单地替代电影,而是融入电影相关的各个岗位和流程。“到目前为止,所有创意灵感和能调动观众情感的东西都来自创作者,方向盘还在创作者的手里。”

从内容创作的角度看,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李啸洋认为,AI影视作品只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载体,其呈现的内容和文化底蕴才是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。其创作不应止步于技术复现,而要借技术之力,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尚未被充分表达的精神内核,从而变为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。

评价标准不会因为AI制作而降低

AI影像进入主流视野,也意味着它必须接受更严

苛的艺术标准和市场检验。这将推动行业建立一套新的作品评价标准,即从单纯的技术展示转向技术与艺术、人文的深度融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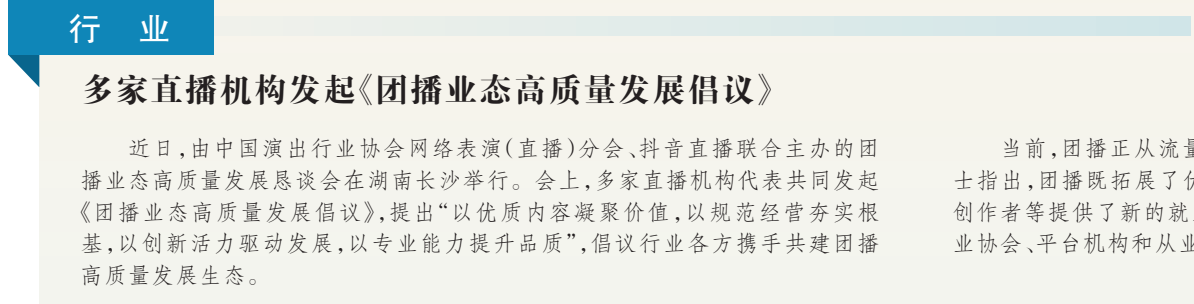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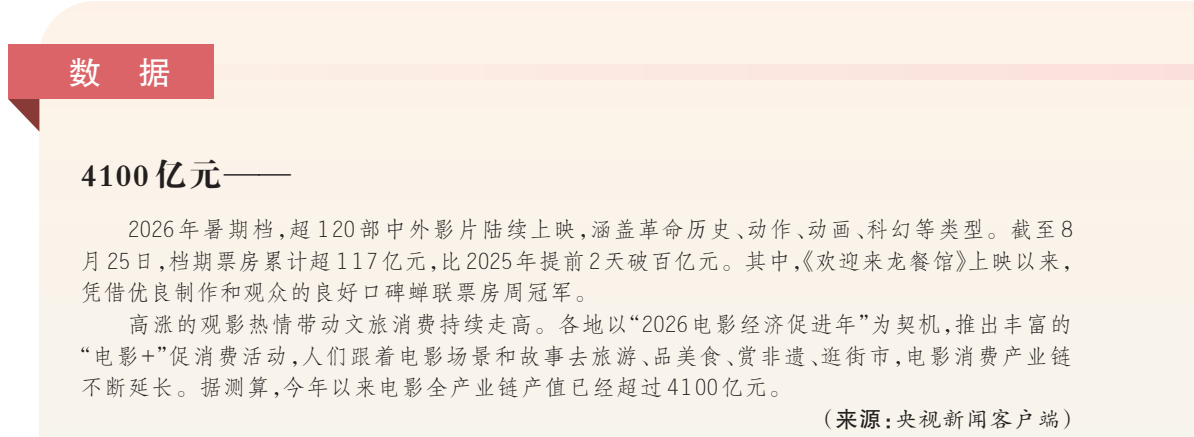
从本届百花奖AIGC推优单元的评审实践来看,评奖标准并未因AI制作而降低。据了解,此次评审围绕叙事与情感表达的完整度、视听艺术表现力、人工智能影像艺术的深度应用与创新性3个维度展开,最终6部推优作品各有所长。

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吕欣在点评《壹梦》时谈到,该片将秦腔艺术与黏土动画相结合,找到了一种让老腔开口说话、多模型协作重新演绎故事的方式。在部分评审看来,年轻创作者对待AI影像创作并非简单停留在“提示词堆砌”阶段,而是开始尝试用工具承载文化记忆。这种创作自觉性,比单纯的技术运用更为关键。

从更多获奖作品看,AIGC不再只是技术展示,而是开始进入更具体的创作环节。即梦AI相关负责人说:“AI并不替代审美、叙事和导演判断,而是在更短链路、更低成本和更灵活的试错空间中,让更多影像想法有机会被完成。”

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黄勇军直言,观众不会因为作品是AI制作的就降低审美标准。在他看来,AI影视主流化不可避免地要与真人演绎的电视剧同台竞技。“没有扎实的叙事逻辑、精美的画面呈现以及情感饱满的演绎,难以真正实现增效并长久获得观众注意力。”黄勇军认为,未来AI影视主流化需从四方面发力:技术上,提高AIGC制作水平,解决播放卡顿、表情生硬、画面粗糙等硬伤;美学上,构建AI特有的叙事语法,杜绝对真人表演的简单模仿,规避AI“恐怖谷效应”;法律伦理上,完善版权归属与演员权益保障机制;传播上,探索人机协同创作模式,避免重炫技、轻人文底蕴。

技术正在为影像创作打开新的空间,但方向盘仍在创作者手中。工具可以迭代,但讲述关于人、关于情感、关于生活的故事,依然是决定作品能否打动观众的根本。AI影像“登堂入室”,带来的不是创作形式替代的考验,而是一道关于融合、深耕与精品化的新考题。



体展资源,构建全域文旅资源池;融合阵地功能汇集全量阵地资源,打造“上海心动打卡地标”;融合订票功能联合平台形成1.4万条购票购物链接,打通“阵地—内容—购票”转化路径;融合服务功能汇聚“吃住行游购娱”全链服务资源,为游客提供全量官方服务指引;智能服务功能依托AI旅行助手实现“一客一策”精准推荐、多语种同声传译和AI游记生成;外卡支付功能覆盖文旅、餐饮、购物、定制服务等消费领域和10种语言、120余个币种,助力入境游客消费无忧。

(来源: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)
(苏丹丹 整理)

主理人说

湘西凤凰,沱江蜿蜒,吊脚楼林立。这片土地上从不缺游客,也不缺故事。但在湖南省旅游民宿协会会长、雪晴集民宿创始人李文彦看来,凤凰“不缺文化底蕴,但打开方式不对”。当一些民宿追逐“网红”打卡与流量变现时,他和雪晴集选择了另一条路——慢下来。

凤凰雪晴集民宿位于凤凰古城南华半山庭院,依山而建,错落有致。在规划设计上,民宿将大量空间留给了长廊、溪流、黑松、翠竹。人、建筑、景观与周边自然环境融为一体,清幽静谧,一步一景。民宿的名字取自沈从文散文集《雪晴集》,置景与布局皆参考沈从文作品,雪楼、辰楼、伴晴园、望晴园、箱岩台、水行台依次铺陈,楼座以“湘行集”“凤凰集”“长河集”命名,房间以“雪”与“晴”标注;民宿书斋“崇文集”内藏有21世纪初国内首次刊印发行的全套《沈从文全集》及西安碑林唐代名家拓片,处处透出文雅闲适的意境。

“我觉得做民宿需要积累——美学的积累、人生想法的积累。”李文彦说,雪晴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宿,他更愿意称之为“美好生活的社区”。雪晴集是凤凰古城内唯一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,通过“民宿+人文”的创新模式,在提升自身品质的同时,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。

在文化赋能层面,雪晴集深入挖掘沈从文文化资源,并将其植入旅游体验,以文塑旅,丰富了湘西文旅业态,推动当地民宿从单纯提供住宿向文化体验型转型。此外,民宿还通过提供接驳服务、推荐周边餐饮及游玩路线,直接引流至周边商户,其“管家式”服务和亲子设施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,带动了周边餐饮、特产销售及交通服务的消费增长,提升了凤凰古城的整体旅游吸引力。

李文彦对行业发展有着清醒而系统的认识,雪晴集的成功运营证明了高品质服务与特色化经营的市场价值。他说:“中国民宿快速发展仅十几年,目前全国民宿近40万家,但民宿服务与高端度假酒店相比差距还很大。民宿行业应沿着文化深度化、运营轻量化、集群协同化方向发展,从业者既要懂运营数据,也要具备跨文化理解能力。”在他看来,民宿行业应基于文化自信,将东方生活方式和待客之道体系化,在未来向海外市场拓展。

民宿是一种慢生活容器

本报记者 李 琰

在李文彦的推动下,2026年6月,湖南省旅游民宿协会地道风物专业委员会成立,打通湖南本土风物从产地直达民宿的产销渠道,为民宿开创非房收入,让散落在各地的地道风物获得更多的销售机会。同时,他也在推动民宿与家具、家纺等行业的跨界合作,重新激活传统制造业。

“民宿是一种生活容器。”李文彦说,“我们坚持用真——真实自然、真实的人、真实的历史,去填补人们在信息碎片化时代中缺失的真人感和真实感。”一座民宿可以提供房间,一个文旅生活社区却能持续生产文化、链接人群、滋养城市。真正让人留下来的不只是风景,而是一种相信生活、热爱生活、愿意慢下来的态度。



图为民宿一角。受访者供图